



巨匠与情人

LIFE WITH PICASSO

【法国】弗朗索瓦兹·吉洛 卡尔顿·莱克 著
周仲安 吴 宪 姚燕瑾 译





巨匠与情人

LIFE WITH PICASSO

【法国】弗朗索瓦兹·吉洛 卡尔顿·莱克 著
周仲安 吴 宪 姚燕瑾 译

BBR 34/08

4577
4

Life with Picasso

FRANÇOISE GILOT & CARLTON LAKE

据美国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Signet Books 1965 年版译出

巨匠与情人

【法】弗朗索瓦兹·吉洛、卡尔顿·莱克著

周仲安、吴宪、姚燕瑾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5 字数 273,000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300 册

ISBN 7-214-00095-4

I·26 定价: 3.30 元

责任编辑 尹礼荣

毕加索：最年轻的画家

(代译者序)

大凡伟大的艺术家在其生命的黄金时代都蕴蓄着一种不可名状、不可遏制而又欲罢不能的力，这种力使生命躁动，使灵感迸发。令人惊异的是，这种力在毕加索年逾花甲之后依旧生机勃勃，使他仍能不断地创造出新的风格、新的技巧，从而被世人誉为“最年轻的画家”。

巴勃罗·毕加索，1881年诞生于西班牙，在本世纪初经历了“不朽的蓝色时代”、“永远的粉红色时代”之后，创立了立体派绘画艺术。1943年，当本书作者弗朗索瓦兹·吉洛与他相识时，毕加索已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艺术家的一个“人人敬慕的大画家”。吉洛作为一名青年画家，深深地为这位老艺术家旺盛的精力和创作激情所感染，很快她便成为毕加索的一位得力助手和亲密伴侣，两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十年之久，本书便是对她与毕加索的同居生活的真实细致的回忆。在这部类似零星散页的日记体回忆录中，毕加索奔放而又喜怒无常的个性，对艺术孜孜以求的严谨作风和独到的哲学沉思、艺术见解等交互迭出，如一幅出色的立体画，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这位艺术大师，进而展示了老巴勃罗那永不衰竭的灵魂和复杂多变而又不失其伟大的人格。

正如20世纪的艺术史不能没有毕加索一样，毕加索也不能自在地游离于艺术天地之外。“在我看来，一幅画是一次激



烈的行动，每画一次，就会发现现实在裂变一次。对我来说，还不等我有什么深思熟虑，那种激烈的行动就已发生了。”（见本书第二章）毕加索晚年依旧为那种创造的激情所主宰，他希望能象上帝创造万物一样，不囿于固定的风格，只是一个劲地尝试新事物。于是，1945年，64岁的毕加索一度放下给他带来巨大成功的画布，开始致力于平版画的创新。他无视传统的平版画程序，以丰富的想象力改造了整个绘画工序；两年之后，他又以同样的激情埋头于陶瓷艺术，发明了新的制作工艺，扩大了陶瓷制品的创作领域，其成就甚至使濒临衰亡的传统制陶业得以振兴……老毕加索以其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和想象力勤奋工作着，“好似从一座山顶向另一座山顶不停地跳跃前进。”

有人说，毕加索在其晚年智力和体力都比许多青年人更为活跃、敏捷，他雄风不减，创造力旺盛。这也许并不是其根本。毕加索创作的原动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内心的狂澜”——乃是对生命的挚爱。这种似乎宽泛实为强有力的爱使毕加索得以战胜艺术家自身的弱点；使他成为一个和平战士；使他留恋人间的一事一物，并化腐朽为神奇，将从垃圾堆里找来的破罐、旧叉之类加工成了一座座出色的雕塑……

老年毕加索这种创作激情和旺盛的活力来自他对生命的挚爱，而这种感情曾遭受到来自艺术家自身弱点及严峻动荡的局势的威胁。20世纪初期，毕加索曾与一批贫穷而又放浪不羁的青年艺术家们默默无闻而又孜孜不倦地探索创作，最后获得了成功，上流社会的沙龙也随之向刚刚摆脱了贫困的艺术家们打开。不绝的赞美，豪奢的宴会，以及雅致的环境也曾迎合并满足了毕加索性情中世俗的一面，他一度沉溺于这种生活方式，而艺术家借以生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却因此

受挫。他本能地怀念过去那种贫困但却自由，充满波希米亚情调的生活，一种真实的生活。10年之后，他终于战胜了自身的世俗之情，摆脱了上流社会的诱惑，重新开始那放浪不羁、生气勃勃的生活。到了晚年，他虽已举世闻名，财产无法计算，但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

两次世界大战使毕加索深刻了解了战争给人类、给文明所带来的严重威胁与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艺术大师的绘画被纳粹集团视为“布尔什维克艺术”、“颓废艺术”，因而受到压制，被禁止公开展出。但他不屈不挠，以一个艺术家对生命的热爱，对艺术的珍惜，坚定地予以了还击。当祖国传来佛朗哥法西斯集团发动内战，迫害人民的消息时，他创作了《佛朗哥的梦想与谎言》，揭露了佛朗哥造成的暴力和灾难。1937年4月，德军轰炸机将西班牙古城格尔尼卡炸为平地，愤怒的毕加索以著名的大型油画《格尔尼卡》描绘了战争的灾难和对最后胜利的大胆企盼，表达了永远反对战争的主题，深深感动了大众。同年的5月和11月，他又两次发表声明：“作为艺术家，我的一生就不外是为了抵制反动和反对消灭艺术而进行不断的斗争，”“我一直相信，而且现在仍然相信，以高尚的精神从事创作和生活的艺术家，面对这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遭到危险的斗争，不能也不应该无动于衷。”

对生活的挚爱体现于对艺术的挚爱，对艺术的挚爱造就了毕加索严谨的态度。毕加索所创作的绘画常常是几次甚至十几次艺术提炼的结晶。即使为一本书作插图，他也要在找到最佳艺术表现形式之后才动笔，其间凝聚的是他的思索、汗水，是他的生命。他深知，“只有当最广泛的平凡灌注着最强烈的情感，一件伟大的、超越所有的派别和种类的艺术作

品，才能诞生。”^①因而关注、收集在旁人看来不屑一顾的“垃圾”，并借助他天才的创造力，将其塑造成一件件艺术精品，使一件东西的“传统概念上的含义已被另一种含义所取代，从而在传统的定义行将消失，新的定义即将到来的更替时刻，一种令人震惊的效果产生了。”（见本书第二章）

毕加索的目光是敏锐的，这种目光常使他能在艺术与政治的交界面上进行哲学的深层思考，这种思考常在本书中闪现，令人惊叹，令人折服，它伴同毕加索那自信、坚定、奔放的性格，使他在艺术道路上得以自由地驰骋；毕加索是伟大的，但这种伟大使他变得孤单，仿佛成了一座众人仰目的里程碑。他渴望生活，他不懈地追求艺术，希望以此使自己享受更多的人生欢乐；毕加索是不可思议的，他注重友情，但表现出来的言谈举止又常常使友人尴尬不已……毕加索作为一个人是矛盾的，不和谐的，甚至可以说是缺陷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弗朗索瓦兹·吉洛再现的便是这样一位并非完美无缺，而又有血有肉的人。正如毕加索的有些画一样，毕加索本人有时也是需要人们好好思索一番的。

“他直起了身，他赤裸裸的身躯疲倦了。

他曾象山一样地生活，

肩上担着阳光。

看，他面孔削瘦，变成褐色；

他头发白了，

可那不是雪，也不是灰；

他脚上还沾着野草和海边的泥巴。

他的大手曾在一瞬间

^① 引自《现代绘画简史》（〔英〕赫伯特·里德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10月翻译出版）。

抓住了世界，
现在松开了；
在人类面前，
展现出一条希望的路。^①”

希望之路绵长不绝，愿我们怀着同样热情永不止步地前行。

译 者

① 引自《毕加索》，作者当代西班牙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森特·阿莱桑德雷·梅洛，远浩一译。

前言

象许多以当代美术为主要爱好的人一样，我多年来曾经力求详细地了解毕加索的工作和生活。我想尽量多采用别人提供的看法。在毕加索的经历，也是在我的经历中，首先提供看法的人中有费尔南德·奥利维埃，她早年在蒙马特街的洗衣舫曾是毕加索的伴侣。许多年后，她来巴黎教我妻子法语，将当年辛酸而又甜蜜的回忆带到了我家。

在约12年前，艾丽丝·托克拉斯曾向我描绘她那时不久前在南方访问毕加索和弗朗索瓦兹·吉洛的情景。她对弗朗索瓦兹缺乏好评，但在叙述过程中，虽然她竭力回避，还是使我明白了弗朗索瓦兹·吉洛是一位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的人。自从几个月后在5月沙龙画展上见到她的一幅画后，我兴趣更深。不过这是在我见到她以前好几年的事。

1956年，我在为《大西洋》月刊写一篇以毕加索为封面题材的报道时，第一次与弗朗索瓦兹·吉洛交谈。谈话远未结束，我就发现她对毕加索的思想活动和工作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了解得深刻而真切。此后很多年，我们常在一起谈毕加索和绘画。在一月里潮湿寒冷的一天，在纳伊的午餐会中，我们发现我们在一起交流多年，实际上已为写这本书作了充分准备。

在共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不断感到她证明了那个已被滥用的“完整的回忆”一词确实真有其事。弗朗索瓦兹记得他们共同度过的十年多中的每一件事：她说了些什么，巴勃

罗说了些什么，都是引的毕加索的原话，而且是确实的原话。

我与她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当年，常从不同的有利点出发，回顾许多事的情节。虽然从开始讨论到再回到这个题目之间隔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但是每一次都不会有一丝差错——甚至只是一点点措词、语调和修辞格。毕加索75岁生日过后，在戛纳曾对我详细谈过很多问题，那时我曾当着他的面做了记录。在回顾过程中，弗朗索瓦兹重述这些话，竟完全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是弗朗索瓦兹代巴勃罗说的。

我有机会看到毕加索给她的书信、她自己的笔记和那个时期的期刊以及其他许多有关文献，共有三大箱。它们由于碰巧放在阁楼里，才奇迹般地逃脱了1955年放在她法国南部住宅里的其他私人财物的命运。这样，我才得以作更进一步的检查核对。

卡尔顿·莱克

第一章

我是在1943年5月，德国占领法国期间遇见巴勃罗·毕加索的。那年我二十一岁，可已经觉得绘画就是我的全部生活了。当时有个老同学在我家作客，她叫热纳维埃夫，从位于法国南部蒙彼利埃附近的老家来，打算在我这儿过一个月。一个星期三，我们俩，再加上当演员的阿兰·居尼去一家名叫“卡塔卢尼亚”的小餐馆吃饭。那家餐馆坐落在离巴黎圣母院不远处塞纳河左岸的大奥古斯丁街上，时常为一些画家和作家所光顾。

晚上，我们到达那里坐定后，我第一次见到了毕加索。他就坐在我们旁边的那张桌子旁，与他在一起的有一个男的，两个女的。那男的我认识，有一个女的我知道，是玛丽-劳拉，即诺阿耶子爵。她收藏有好多珍贵绘画作品，现在自己多少也成了画家。那时她虽然还未从事，至少未公开从事绘画，但写有一本小小的诗集，叫《未建成的通天塔》。她的脸又瘦又长，神情显得很颓丧，再加上戴着艳丽的头饰，使我看了不禁联想起珍藏在卢浮宫中里戈画的路易十四肖像。

阿兰·居尼悄悄地对我说，另一个女的叫多拉·玛尔，是个南斯拉夫摄影师和画家，自从1936年以来，一直是毕加索的伴侣，这事谁都知道。就是阿兰不告诉我，我也会一眼认出她的，因为我对毕加索的作品很熟悉，一看便知道她就是毕加索在各种各样的多拉·玛尔肖像画中所表现的那个女

人。她有一张漂亮的瓜子脸，但下巴稍大了点，毕加索给她作画时，几乎都很突出这一点。她乌黑的头发往后梳着，扎得紧紧的，很引人注目。我发现她有一双炽热的、青铜色的眼睛，一双纤弱的手，手指又细又长。最引人注意的是，她坐在那儿，竟动也不动。她很少说话，就是说也不打任何手势，那姿态看上去不只是端庄尊贵，还有点呆板僵硬。有句法国话用在她身上正合适：那架势就象在主持圣典。

毕加索的外表令我吃了一惊。我心目中毕加索的形象出自曼·雷拍摄的毕加索的照片，它刊登在1936年发行的艺术评论性杂志《艺术手册》的毕加索特刊上。从照片看，他头发乌黑，目光炯炯，身材魁梧粗犷，象头凶猛的野兽。可眼前的毕加索头发灰白，目光呆滞——不是走神就是倦怠——给人一种孤僻、畏缩的东方人的感觉，从而使我联想起卢浮宫里埃及人所制作的那种文人塑像。可是他的一举一动却丝毫没有雕塑或凝固的气息，讲起话来他手势很多，且还不时扭身回头，甚至有时会站起来，快速地来回走动。

我们用餐的时候，我发现毕加索老往我们这儿看，还不时地对我们指指点点的。他显然认出居尼了。他说话时还故意把嗓门提得高高的，让我们听到他在说什么。每回谈到特别有趣的事，他不仅对同桌的人，更多的是朝我们这边笑笑。他终于起身走到了我们的桌旁。他端来一碗樱桃，让我们大家都尝一点。他一口浓重的西班牙口音，竟把樱桃说成了青桃。

热纳维埃夫长得很漂亮，系法国卡塔卢尼亚世家出身，但是她很象希腊人，鼻子很高很挺。毕加索后来告诉我，在有关安格尔^①的或者罗马时期的绘画中，他好象画过她那种

^① 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 法国画家，古典主义画派的最后代表人物。

头形。她很喜欢炫耀希腊人的那种气质，那天晚上也不例外。她穿着一件打褶的衣裙，看上去轻快且飘逸。

“你好，居尼，”毕加索说，“不想把你的朋友给我介绍一下吗？”居尼把我们做了介绍，接着又说，“弗朗索瓦兹是个聪明的姑娘。”他转而指着热纳维埃夫说，“她很漂亮，你看她不就象块雅典的大理石吗？”

毕加索耸耸肩。“你平时说话也象在演戏，”他说。“你又怎样描绘这位聪明的姑娘呢？”

那天晚上我裹着一条绿头巾，一直遮到眉毛边，大半个脸几乎都看不见。热纳维埃夫回答了他。

“弗朗索瓦兹是佛罗伦萨的修女，”她说。

“不是通常的那种，”居尼插话说。“是个还俗了的修女。”大家都笑了。

“不是通常的那种就更有意思了，”毕加索说。“那么她们是干什么的？跟艺术总没什么关系吧？”

“我们是画家，”热纳维埃夫答道。

毕加索扑哧一下笑了起来。“这算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可笑的事了。那种样子的姑娘怎么可能是画家？”我告诉他热纳维埃夫是来巴黎度假的，她是住在巴尼尤斯的梅洛尔^①的学生。我呢，虽然没拜过谁为师，倒确实是个画家。我说，事实上我们此刻正在协和广场背面布瓦西·邓格拉斯街上的一家美术馆举办联合画展。

毕加索故作惊讶地望着我们。“这个……我可也是画家，”他说。“你们应该上我的画室来瞧瞧我的作品。”

“什么时候？”我问。

① 阿·梅洛尔(Aristide Maillol, 1861—1944), 法国雕刻家。

“明天，后天，随便什么时候。”

热纳维埃夫和我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们跟他说，明天不能去，后天也不行，大概下星期一去。毕加索躬了躬身，说：“悉听尊便。”他和在座的一一握手，然后拿起那碗樱桃，走回自己桌子去了。

毕加索和他的朋友离去时我们还坐在那里。那天晚上很凉，他穿了一件方格厚呢上衣，戴着一顶贝雷帽。多拉·玛尔穿着一件宽肩毛皮大衣，脚上是一双德国占领时期不少女孩都穿的那种鞋。当时兽皮和其他不少物资都非常紧缺，所以这种鞋的鞋底都是用厚木块做的，鞋跟也很高。高跟鞋配上厚厚的大衣垫肩，再加上神圣不可一世的仪态，她看上去就象亚马孙族^①一位威严的勇士，比那个上衣拖到臀部，头戴一顶贝雷帽的巴斯克人^②整整高出了一头。

随后的那个星期一上午11时左右，我和热纳维埃夫来到大奥古斯丁街7号，爬上鹅卵石庭院一角深处的一座阴暗狭窄的盘旋式楼梯，敲了敲毕加索家的门。没多久，门开了一条缝，他的秘书沙巴尔德瘦长的鼻子伸了出来。我们从未见过他，但是知道他是谁。我们见过毕加索给他画的那些肖像的复制品，更何况居尼也说过多半会是沙巴尔德来给我们开门。他不放心地看了看我们，问道：“你们是约好的吗？”我说是的。他让我们进去了。他从那两块厚厚的玻璃镜片后面窥视着我

① 据希腊神话载，亚马孙系一族女战士中之一员，后用于形容高大、强壮而有男子气概的女人。

② 巴斯克人系比利牛斯山地区西部之一种族。此处指毕加索。

们，神色显得很焦虑。

我们来到前屋，见屋里有不少鸟——斑鸠和关在柳条笼里的几只异国珍奇鸟——还有花木。花木不怎么漂亮，又长又尖的绿色植物在看门人小屋里的废铜罐里常能见到。只是这里的花木安放得很别致，摆在敞开的高大的窗前，给人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一个月前，我在毕加索新近画的一张多拉·玛尔肖像画里见过这种植物，那时纳粹分子尽管正在查禁毕加索的作品，这张画仍然挂在阿斯多列街路易·莱里斯美术馆一个不很显眼的小屋里。这是一幅用粉红和灰色绘制的巨幅画像，其背景是一个个方格，就象我现在见到的这扇古老宽大窗户上的一块块玻璃，一只鸟笼和一株又长又尖的植物。

我们跟随沙巴尔德来到第二间屋。这屋相当深，我看到好几张古老的路易十三时代的沙发和椅子，上面零乱地堆放着吉他、曼陀铃和其他乐器。我估计毕加索从事立体画创作时一定用过这些东西。后来他告诉我，这些乐器是他画立体画之后，而不是之前买的，他买来并保存在那里是为了纪念他的立体派绘画时期。房间很高大，但室内却乱七八糟。面前是一张长桌，靠右墙并排放着两张木匠工作台，上面堆满了书报杂志，相片、帽子，以及各式杂物。一张桌上有块粗糙的紫色水晶，有一个人头那么大小，水晶正中有个孔，里面似乎盛满了水。在桌底下的架子上，我还看见有几套折叠得很整齐的衣服和三四双旧鞋。

我们经过房间中央的那张长桌时，我看见沙巴尔德绕着走过一样东西，这东西呈暗褐色，放在通往隔壁房间的那扇门的门口。待走近时，我这才看清是一尊用青铜浇铸的人头像。

隔壁是间工作室，差不多到处是雕塑作品。那尊现已用青铜浇铸，矗立在瓦洛利的广场上，名叫《牧羊人》的塑像，我当时见到时还只是个石膏像。室内也有毕加索1932年在波伊斯盖鲁制作的几尊很大的女人头像。那里还零乱地堆放着自行车车把，一卷卷画布，一尊15世纪西班牙五彩木雕制的耶稣像和一个样子古怪、身材颇长的女人塑像，她一手拿只苹果，另一只手臂夹着一件类似热水瓶的东西。

可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马蒂斯^①的一幅色泽鲜艳的油画，那是他在1921年画的一幅静物画，画面是一盆放在粉红色台布上的桔子，背景是一层浅淡的佛青色和明快的粉红色。我记得还有维亚尔^②、卢梭^③和莫迪里阿尼^④的作品。但在这间阴暗的雕塑室里，马蒂斯的那幅画挤在这堆雕塑作品中显得最为光彩夺目。我不禁脱口而出道：“呵，马蒂斯画得好极了！”沙巴尔德转过身，厉声正告说：“这里只有毕加索。”

我们在屋子的另一头又爬上一座窄小的盘旋式楼梯，来到了二楼毕加索的房间。楼上的屋顶要矮得多。我们走进一间宽大的工作室，看见毕加索在另一头，身边围着七八个人。他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上面是一件蓝条子海员衫。一看到我们，他脸上顿时泛起了微笑。他离开那伙人朝我们走来。沙巴尔德跟他嘀咕了几句，说我们是事先约好的等等，然后下楼去了。

① 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及雕刻家。

② 维亚尔(Jean Edouard Vuillard, 1868—1940)，法国画家。

③ 卢梭(Douanier Rousseau, 1844—1910)，法国画家。

④ 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 1884—1920)，意大利画家及雕刻家，长期生活在法国。

“要不要我带你们四处看看？”毕加索问。我们回答说那当然了。我们真希望他能给我们看几张画，但又不敢直言。他把我们带领到楼下的雕塑室。

“我来这里之前，”他说，“底下这层是一个纺织工人的织布间，上面这层是个演员的工作室，这人叫让·路易·巴罗。我就是在这间屋里画《格尔尼卡》^①的。”房间朝内院处有两扇窗，窗下摆着一张路易十三时期的桌子，他坐了上去继续说道，“除此之外，我几乎不大在这里创作。不过《牧羊人》是在这里塑成的。”说着，他指了指一件很大的石膏像，这尊像表现的是一个男人双臂抱着羊。“我总在楼上的屋里绘画，离这儿不远，也在这街上，我还有一间工作室，我一般在那里雕塑。”

“你们来时走过的那座有顶篷的盘旋式楼梯，”他说，“就是巴尔扎克^②的小说《默默无闻的成名作》中的那位青年画家来看衰老的普勃斯时爬过的。后者是蒲桑^③的朋友，他的画谁都看不懂。嘿，这里到处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幽灵。好，我们上楼去吧。”他跳下桌子，带着我们上了盘旋楼梯，又领着我们穿过那间宽敞的画室，从那伙人的身边经过。走过时，他们谁都没抬头看一眼。最后，我们来到了尽头的一间小屋。

“这是我搞雕刻的地方，”他说，“瞧这儿。”他走到水池边，拧开龙头。不一会，水冒出了热气。“不可思议，是吗？”他

① 格尔尼卡系西班牙北部巴斯克的一小镇，1937年西班牙内战时期被德国飞机炸毁。

② 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法国著名小说家。

③ 蒲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法国画家，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